

看着他逐漸消失的身影，我感到十分內疚。

二十年前，他們沒有把我賣掉，把我留下來作苦力。我以為是大難不死，逃出生天，可是我卻不曾想到，這卻是另一個深淵。

我如往常一樣，在村裏的大街走着。到處都是孩童遊玩的身影，村裏窮，沒甚麼玩具，孩子們拿着網子想要捕蟬，把夏日的音韻放在口袋帶回家。他們在粗糙的地上用樹枝作畫，畫出的是張狂的、對未來的期盼。拿着兩根小木棒，看着麥芽糖，漸漸從透亮的琥珀色變為奶白色，趁着地板未伸手偷吃，便快快的吮一口，簡單的甜味濕潤了笑臉。

可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快樂。看落單的孩子多可憐哪！於是，我拿出一元硬幣，給他買了一串麥芽糖。

「想吃嗎！快來呀！哥哥這裏有麥芽糖哦！好吃吧，哥哥家裏有更好吃的！來，哥哥帶你去。」

他也快樂的笑了，而我早已熟練得令我嘔心。麥芽糖已成了他們最後的甜，日後的日子，將會充滿咸味。

「老大，又帶來一個。」

這擁擠的房間中，沒有燈，也沒有窗戶，沒有蟲鳴蟬叫，沒有綠意盎然，沒有黏手的甜，只剩下死氣沉沉的灰色。一開始，他們是會哭的，後來他們的淚水都哭乾了，眼裏只剩下空洞。對他們而言，這是比地獄更懾人的地方，而我……

我不只是一次的設法離開這深淵，看着一個個孩子身上都有着我的影子，那時過去和現在突然相通，好像只要踮踮腳，就能觸到陽光，只要放開那隻手，就可以拯救一個家。可是，這深淵早已成了我的家，我忘記了，我的腳早深陷泥濘，而前方的路盡是險阻。吃人的獸，怎會放過背叛者？對它們而言，甚麼是同情，甚麼是憐憫？我只好順着地底的力量，繼續下陷。

正如以往的每一天，我帶着一雙灰色的眸子，在街上彳亍而行。但，那天好像有些不同。

「光光！你到哪裏了？爺爺在家裏烤了饅頭，還買了兩個哈密瓜，你快回來吃呀！你……快回來呀！」

他穿着布鞋，右邊的腳指因着斷裂的線重見天日，膝蓋向內翻，臉上鬍子如一叢雜草，卻沒有野草的張狂，灰白的兩鬢夾雜着兩根突兀的黑，右手緊握着小小的照片，另一邊的手長着許久未修剪、有些發黑的指甲，臉上帶着未乾的淚，弓着背，派發着不知道誰幫他寫的尋人啟事。

「好心人，你有看過我的光光嗎？大概這麼高，他那天穿着藍藍的背心，褲衩和膠拖鞋，背心上面有他最喜歡的超人，街坊們說他那天蹲在糖舖門口看了好一會兒，後來好像被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帶走的，你……」

「沒有沒有，你到別處找吧！」

我當然見過，還記得很清楚，那照片上的笑容依舊，卻笑得我心慌。我還是第一次被人當作好心人，我如何理直氣壯地聽他說完，再故作好心地回應他？

那孩子早讓人賣了吧。對那幫人而言，這些孩子，只不過是無名的某某，是讓他們通往榮華富貴的階梯，是滿足他們控制欲的道具。我作為他們的一分子，又如何能獨善其身？面對這位焦急的老人，我又如何能繼續佯裝善良的大哥哥？

「好心人，你幫我留意一下吧！求求你了，不見了這麼多天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讓人販子拐了去了。那些人也太狠心了，如果找不回他，我怎麼向他爹娘交代？我這樣死也不瞑目呀！」

我胡亂的點了下頭，看着他漸行漸遠。他手中的照片越攥越緊，佝僂的身軀，配合著心急如焚的向路人查詢的語調。在摩肩接踵的市場裏，他遭了不少白眼，每問一個人，都減輕了他腳上的力量，卻加重心頭的重量。他步履闌珊的身影，逐漸消失在人群中。我快崩潰了，只好快快轉過身，把情緒收回，正打算邁開腿向前走，卻發現腳像被鎖了在地上，像被石頭壓住了腳。我不知該如何自處，只好任由內疚在我心裏橫蠻地生長。

他們是普通人，可是卻因我的出現，使他們的家變得殘破。從此，他們的人生註定充滿了淚水。他對我來說，也是不知名的某某，而這些某某還有很多，很多，一直，一直，身在人群之中。

有的人鍥而不捨，在若干年後，終於首次共享天倫之樂，卻怎麼也彌補不了他們之間的空隙。有的人直至死亡也不能安心閉眼，告訴家人，一定要把他找回來。

而像我這樣的某某，也潛藏在人群之中，披着偽裝，用甜甜的麥芽糖，無情的撕碎一個個美滿的家。甚至被當是好心人，在某個瞬間燃起了某人心中稍縱即逝的希望。

昔日的種種，歷歷在目。直至今天，我仍未找回家人，不記得本來的名字，也忘記了回家的方向，我的家人，或許就像那個老人般，四處找尋我。我現在，就如同為折磨他們的火焰添上柴枝。

我再次上街，街上的每個人，看起來都像那個老人。他們凝望着我，眼裏，像將熄的蠟燭，偶爾亮起，卻隨即暗下。那是他嗎？還是那套衣服，那張照片，那樣的語調。手剛剛伸出，就讓人拍走了。他停在路中間，肩膀隨着呼吸聳起、下垂，望向天，彷彿伸手就能觸到光，那是他的孫兒。

身邊的孩子們依舊充滿朝氣，但那些孩子怎麼辦？我不禁回想起他們的樣子，但他們的身影同那老人的身影，一起從眼前和腦海中漸漸消失，我好像快忘記他們的樣子了。原來，我也成了吃人的獸。

我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？我不是應該是最明白這些孩子嗎？

我再一次站在隧道口，前方是光，而後方是黑暗。